

沈家门夜排档又火了

□裴吉民



摄影 通讯员 邹训永

春日野菜带泥香

□谢良宏

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《千金方》里写道，春天饮食应以“省酸增甘，以养脾气”为宜。

作为江南的水乡地，一过立春，餐桌上就可见春色烂漫了。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人们所期盼已久的蕨菜、马兰头、荠菜、山葱、水芹等野菜也开始欢天喜地的“蹭”出来，活色生香，鲜嫩美味，着实让我们着迷。那些略显清苦的野菜，带给我的是一种充满凉意的芬芳，是一种只可意会又不可言说的体验。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渐提高、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，天然、原生态、绿色无公害的野菜，分外抢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江南的田野里，小溪旁，山路边，绝对是野菜们的乐园。要问哪里的野菜最多最鲜嫩，九龙湖旁、太白山麓、东钱湖畔、九峰山上、四明山腹地、双峰白溪、春晓盐碱田……到处都是野菜的集中地。用着最新鲜的野菜，讲究一下春日的养生，无论是山里的农家菜还是在城里的大众餐馆，都舍不得放弃这道美味的时鲜货。有说口味新鲜的，有说养生重要的，都是以“青翠”的色彩来迎春景，在品尝美味的时候，补补冬日里失去的微量元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山药菜、山蒜等一些野菜在煮食前，务必要在清水中浸泡两小时以上进行解毒处理；树上的野菜品种不多，如刺嫩菜、榆树钱等，这类野菜宜蒸吃或做酱吃。若是炒着吃，既粘又涩，难以下咽；像马齿苋这样的野菜，用打入鸡蛋的淀粉沾裹，炸成椒盐马齿苋，风味会更独特；东风菜适合与荤菜搭配，像东风菜炒肉丝，虾仁炒东风菜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春季里，马兰头的吃法是很多的，可以用来制作凉拌菜，亦可从用做馅包饺子，还可晒成干，与其他食物一起烧成美味可口的菜肴；如果用以明目，可以与胡萝卜一起炒着吃；若目赤肿痛，可以用豆腐干各半，制成凉拌菜；同时还可以与蘑菇竹笋一起炒，还具有补肝肾，益精气，清热除湿，明目之功效。更适宜患有高血压，糖尿病，视力减退者长期食用。

值得一品的是争先绽放在枝条上的香椿芽，是应了腊肉、鸡蛋、豆腐等之邀的。香椿煎鸡蛋、香椿炒腊肉、香椿拌豆腐，哪一样不让人春心荡漾，食欲大开？民间有“家有一树椿，春菜不担忧”的说法，就连明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谈起饮食之道时也把香椿芽推到了极点：“菜能香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。”

可是，没等我们闻够香椿芽煎鸡蛋那扑鼻的芳香时，身边的田野里、小溪旁、山路边的马兰头、蕨菜、山葱、荠菜、水芹等许许多多野菜经过淅淅沥沥的春雨浇灌，迅速地舒展开僵硬嫩的嫩叶子，经春风轻拂，纷纷地从田野里、水里、枝条上“钻”吐出来，并顺理成章地加入到我们的餐桌队伍。也正因为这些野菜充满着野性与妩媚，故在烂漫明媚的春天里抢了“家菜”的风头，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最爱。就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情不自禁地吟道“遇物尽欢欣，爱春非独我”也。

沈家门滨港路夜排档经升级改造，焕然一新。“心心念念、千呼万唤，你终于来啦！”“白的虾蛄、红的对虾、圆的文蛤、尖的海螺、嘿嘿。”“来一口焦扑扑的双面煎；相聚，来一盆咸滋滋的烧杂鱼……”网络里的声音更像是疫情稳定后人们对春天的热切期待。

夜排档已然成了春天的信使，不让他火都不行。沈家门夜排档名闻遐迩许多年了，当然不是因为“疫情后春天的信使”，而是因为它有文化、有历史、有舟山人的情结。

夜排档的海鲜招牌，并不是舟山独有，鲁、粤、闽等沿海省份都有海鲜，但舟山海鲜自有其独一无二的品性。这品性不单指鲜活度，也不仅是披坚执锐、威风凛凛的虾兵蟹将，更在于和舟山海洋文化、舟山海洋情结水乳交融着的。如果非要把舟山海鲜和外省海鲜作比较，不妨用这么个典故——昔苏东坡问：“我词何如柳七？”幕僚答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，铜琵琶、铁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

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渔场，沈家门渔港则跻身世界三大渔港。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、变幻莫测的气候条件，舟山群岛直到秦汉时期仍人迹罕至；因云雾缭绕、虚无缥缈，倒成了许多方士采药炼丹的福地，葛洪的《抱朴子》中就有“古仙者之药，以登山为上，而以海中大岛屿若会稽之东翁洲之类者次之”的记载。

因此，历史上舟山人只能“靠海吃海”，“盛夏时节风高浪急险恶，寒冬腊月手掌拉网艰辛”不但是舟山人的生存环境，也形成了舟山人的生存记忆。

渔民兄弟每次出海，犹如豪赌，赌的不仅是倾家荡产，也可能是身家性命。在捕捞条件落后时期，鱼汛季节天天上演着人和自然的搏斗；风平浪静了，折磨渔民的则是思念和寂寞之苦。曾经，在燥热的海风中，入港渔船桅杆上挂起风灯，沿港石板路边，儿童妇女趁天光无几，摆好桌椅碗碟饭菜，犒劳艰辛的男人；男人们手抱酒瓶，脚蹬拖鞋，用粗哑的嗓门呼唤着同伴、和左邻右舍打着招呼，这个时候的身体才是放松的，这个时候的相聚是最幸福的。那些光棍汉们，多半坐在船帮子上，臆想着有媳妇的美好情景。入港的渔民就像走上地面的矿工，血液里渗透着恐惧不安感；短暂的歇渔期，渔民兄弟暂时忘却了摇晃不定的甲板，享受着鱼满舱带来的满足感，豪饮美酒，品尝着风、腌、炸、蒸等各色烹饪的美味海鲜。夜排档的胚胎期就是这样来的。

没有哪一种地理环境像海洋一样的开放。大风大浪闯生活的渔民兄弟性格勇毅豪爽，心胸像大海般开阔。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，舟山人笑迎天下客，商业也繁荣了起来。近现代，沈家门就有“小上海”的称号，新街，泰来街，西大、东大、中大街，各种商铺鳞次栉比，各色商品琳琅满目。时光荏苒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香港文化流行于神州大地，沈家门小商品市场坊间号称“小香港”。那时香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夜排档的场景，这刚好戳中了舟山人的传统情结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，沈家门夜排档开始了市场化经营。三两两支楞摆弄开来的桌椅碗碟，开始在沈家门轮渡站边集中起来，形成规模。但设施相当简陋，几百根固定着的钢筋白铁水管上覆盖了粗糙篷布，下面摆上桌椅杯盘，拉上电线，亮起白炽灯，就算是夜排档市场了。那些没有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被组织了起来，集中经营，自负盈亏。最开始不到十家，后来摊位逐年增加。那时，外地游客关注度也不高，夜排档经营非常困难，一个摊位往往几经易手，有的破产，有的转行。但海洋文化毕竟是吸引竞争年代人们心理需求的；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勇毅豪爽、心胸开阔、开放包容的文化气息越来越受到全国各地游客的喜爱和向往。那些意志顽强的经营者成功地熬过了艰难困苦初创期，凭着自身的努力，借着舟山高速发展的机遇，创造了辉煌。沈家门夜排档终于成为舟山群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四年前，由于滨港路改造，夜排档搬迁到普陀东港东海岸。那时夜排档的篷布是德国瑞德德帐篷，白铁水管被超轻钢替代，用橙色铝板饰面，整体建筑抗风能力达到14级，屋顶内外装饰有卡通式鱼类，辅以现代灯光照明。管理上引入了标准

化管理系统，主体构想借鉴了新加坡的克拉码头，风格简洁大方，最大限度表达了海洋文化特有的开阔、通透性。在夜排档的几个节点中，新建了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雕塑广场，以沙滩、海水、鱼为基调，成为夜排档演艺和迎客场所；新建了大型膜结构穹幕一座，配制内透式彩色灯光，既是游客品茶休闲的场所，又是烘托浓郁渔港气氛的标志建筑。可以这么说，沈家门海鲜夜排档凭借独特的区域位置、丰富的渔业资源、优越的旅游环境、浓厚的海洋文化，通过完善硬件设施、标准化管理体系，已经成为普陀旅游的一张“金名片”。

重新回到滨港路的夜排档，无论硬件还是软件，当然是“更上一层楼”了。这次还有一个新玩意，就是夜排档新打造了高品质的“阳光餐饮街区”，不是明码标价那么小儿科，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厨房里的“阳光菜单”。

有一年张艺谋导演到舟山拍风景片，一位经营夜排档几十年的中年妇女接待了张导演，并和张导演攀谈了好久，一起合了影，这张照片她一直挂在店面醒目处，每每客人就餐，她都要为此“炫耀”一番。她还接待过不少名人，她说这一直激励着她朝着自己的“梦想”努力着，她说这就是“中国梦”。

夜排档东面一水之隔的普陀山有个潮音洞，半浸海中，洞内怪石交错，犬齿森然，日夜为海浪所冲击，堪为自然之奇观；夜半酒酣耳热之际，走出沈家门夜排档，阵阵潮音扑面而来，自然和人文水乳相融，堪称人间奇景。

沈家门夜排档海鲜不仅“豪放”，也“婉约”。

新兵连

□郭法章

这是1978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来自上海的“工农兵19”号轮缓缓驶入舟山定海港。定海客运码头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模糊不清的脸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们这些来自中原农村的新战士懵懵懂懂地登上了一辆军用卡车。卡车沿着夜色笼罩下的崎岖不平的海岛公路盘绕前行，一路颠簸后抵达大山深处一排低矮的平房前。

我被分到了新兵连12班。班长是福建人，我们都叫他陈班长，而老兵们却在背地里叫他“地瓜”。很快，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、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兵便领教了“地瓜”班长的厉害。陈班长满口“鸟语”，“黄王”不辨，“右后”难分，还能把“比赛”说成“比睡”，常常让我们听得一头雾水。偏偏我们连有两名新兵，一个叫黄傲华，一个叫王耀华，每当点名时，两个人都会同时应答，常常让性格急躁的陈班长暴跳如雷。队列训练时，我们也常常会把“向右转”听成“向后转”，这更让陈班长气急败坏。

那时全国各地正在热映故事片《黑三角》、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这首电影主题曲也被李谷一唱响大江南北。我们的训练场旁边有座水库，渔家姑娘常常在此浣洗衣物。洗完衣物，姑娘们便会坐在那边唱起那首优美动听的电影主题曲：“边疆的泉水清又纯，边疆的歌儿暖人心。清清泉

水流不尽，声声赞歌唱亲人。唱亲人解放军，军民鱼水情谊深……”歌声实在太动听了，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。本来就被陈班长难懂的口令弄得五迷三道的我们，此时走起队列来更是混乱，洋相迭出……

连长文波，来自基地水线连，年轻而英俊，虽然仅仅年长我们几岁，却沉稳老练，让我们敬畏有加。为排除干扰，连长命陈班长等人前去生产大队交涉，谁知陈班长一去，闹了个大笑话。

那个星期天，陈班长和其他几名班长一起，找到驻地大队支书王某，表明来意。孰料陈班长甫一开口便惹得大队支书勃然大怒！原来闽南话中王某的发音很像“黄狗”，支书王某说陈班长侮辱了他的人格，破坏了军民关系，吵闹着要去连里理论。随行的几个班长七劝八劝，无奈越描越黑，后来还得连长亲自出马。但从此以后，渔家姑娘依旧在水岸边洗衣，只是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美妙悦耳的歌声了。

在队列训练方面，我似乎没有得到过什么表扬，主要是我站在队列里不是肚子挺在前面，就是屁股撅到后头，影响了全班队列的整齐划一，也确实让陈班长伤透了脑筋。

但有一次，我却意外地受到了连长的表扬。“练胆”是我们每个新兵的必修

课，每天晚上需抽调两名新兵参训。其训练内容为：班长在任意指定的某个地方悄悄放上一件物品，里面藏着一张由连长亲笔签名的字条，要求在黑漆漆的夜色里按时找回这些物件。这天晚上，轮到我和同班战友周大兴参训。陈班长特别提醒我们，东西就放在山上一个有着显著标志的地方。

那年冬天，舟山天气特别冷，已纷纷扬扬地下了几场的大雪。我们在残雪尚未消融的山坡上艰难攀爬，在密密的竹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探寻。正当我们心无旁骛地仔细搜寻时，一声扑倒在地。原来是周大兴被积雪掩盖下的锋利的毛竹桩刺破了脚，疼得他伏在雪地里不住地呻吟。我搀扶着周大兴坐在一块山石上，给他作了简单的包扎后，便独自一人摸索着继续前进。远方的山头上不时闪现出忽明忽暗的灯光。陈班长说过，舟山群岛地处东海前哨，敌情复杂。当年蒋介石派逃兵山时曾留下许多特务，他们常常在晚间出来接头。那忽明忽灭的灯火难道真如电影《黑三角》里所描述的那样，是猫头鹰之类的狗特务接头联络的暗号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腿颤脚汗涔涔了。我怀揣一颗“咚咚”乱跳的心，仔细地搜寻着，乍一抬头，却见一个偌大的花圈竟赫然立于我的面前，花圈上黑色的“奠”字在积雪的映照下显得有些狰狞！我瞬间感

到脑袋发胀，血往上涌……我战战兢兢移动着双腿，后来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，我发现在新坟旁边那棵马尾松上，竟然悬挂着一只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军用挎包！我两手哆嗦着摘下挎包，犹如拿着一颗嗒嗒冒烟的手榴弹！我把手伸进去，里面果然塞着一张由连长亲笔签名的字条！此时，完成任务的喜悦战胜了方才的恐惧，我一边骂骂咧咧地抱怨着挨千刀的“地瓜”班长，一边连滚带爬地逃离了那个“有着显著标志”的地方。我找到周大兴，弓身把他背在背上，沿着那条布满积雪和荆棘的山间小路，艰难地朝山下一步步挪去……第二天，连长当着全连官兵的面，表扬了我和周大兴轻伤不下火线、圆满完成任务的顽强作风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……

备受煎熬，然而却让人终身受益的新兵连生活行将结束。文波连长郑重宣布：从此以后，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！

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我离开连队不久，文波连长却因一场灾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同时遇难的还有我的新兵连同班战友周大兴。几十年来，我时常回忆起那紧张严肃而充满激情的新兵连生活，早已远去的老连长和大兴战友也常常勾起我无尽的怀念。还有，曾经严苛要求过我们、并使我们在浴火中重生的陈班长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